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墨子卷十

經上第四十

故所得而後成也止以久也體分於兼也必不已也知材也平同高也慮求也同長以缶相盡也知接也中同長也恕明也厚有所大也仁體愛也日中缶南也義利也直參也禮敬也圜一中同長也行為也方柱隅四讙也實榮也倍為二也忠以為利而強低也端體之無序

而宂前者也孝利親也有間中也信言合於意也間不及旁也佴自作也纑間虛也誚作嗛也盈莫不有也廉作非也堅白不相外也令不為所作也攖相得也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似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勇志之所以敢也次無間而不攖攖也力刑之所以奮也法所若而然也生刑與知處也佴所然也卧知無知也說所以明也夢卧而以為然也攸不可兩不可也平知無欲惡也辯爭攸也辯勝當也利所得而喜也為窮知而縣於

欲也害所得而惡也已成亡治求得也使謂故譽明美

也名達類私誹明惡也謂移舉加舉擬實也知聞說親

名實合為言出舉也聞傳親且且言然也見體盡君臣

萌通約也合缶宜必功利民也欲缶權利且惡缶權害賞

上報下之功也為存亡易蕩治化罪犯禁也同重體合

類罰上報下之罪也異二體不合不類同異而俱於之

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聞耳

之聰也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也察

也盡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始當時也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化徵易也諾不一利用損偏去也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儇積秖法同則觀其同庫易也法異則觀其宜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讀此書旁行缶無非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說在同所存與者於存與孰存駟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五行毋常勝說在宜物盡同名二

與鬬愛食與招白與視麗與夫與屨一偏棄之謂而固是也說在因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循無欲惡之為益損也說在宜不能而不害說在害損而不害說在餘異類不吡說在量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偏去莫加少說在故必熱說在頓假必誖說在不然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疑說在逢循遇過擢慮不疑說在有無合與一或復

否說在拒且然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在宜歐物一體

也說在俱一惟是均之絕不說在所均宇或從說在長

宇久堯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二

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區狗犬也而殺狗非

殺犬也可說在重鑑位量一小而易一大而缶說在中

之外內使殷美說在使鑑團景一不堅白說在荆之大

其沈淺也說在具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以檻為博於

以為無知也說在意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在於是推

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仵景不從說在改為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住景二說在重非半弗斮則不動說在端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景迎日說在博缶而不可擔說在摶景之小大說在地缶遠近宇進無近說在敷天而必缶說在得行循以久說在先後貞而不撓說在勝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召也說在方契與枝板說在薄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

說在兼倚者不可正說在剃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推之必往說在廢材唱和同患說在功買無貴說在仮其賈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賈宜則讐說在盡以言為盡誖誖說在其言無說而懼說在弗心惟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仮或過名也說在實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知之否之足用也誖說在無以也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無不讓也不

可說在始仁義之爲外內也內說在仵顏於一有知焉
有不知焉說在存學之益也說在誹者有指於二而不
可逃說在以二絫誹之可否不以衆寡說在可非所知
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非誹者諄說在弗
非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物箕不甚說在若
是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取下以求上也說在
澤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慮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恕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仁愛己者非為用己也不若愛馬著若明義志以天下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禮貴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僈焉等異論也行所為不善名行也所為善名巧也若為盜

實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已不若金聲玉服忠不利弱
子亥足將入止容孝以親爲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信
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城得金佴與人遇人衆循諿
爲是爲是之治彼也弗爲也廉已惟爲之知其思耳也
所令非身弗行任爲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勇以其
敢於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於彼也害之力重之謂下
與重舊也生極之生商不可必也卧夢平恢然利得是
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

其利也非是也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譽之必其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誹必其行也其言之忻譽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俿也言也謂言猶石致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君以若名者也功不待時若衣裘功不待時若衣裘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侗二人而俱見是楹也若事君今久古今且莫宇東西家南北窮或不容尺有窮莫不容

尺無窮也盡但止動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化

若鼃為鶉損偏也者兼之禮也其體或去存謂其存者

損偗昫民也庫區穴若斯貌常動偏祭從者户樞免瑟

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夫過楹有久之不止當馬

非馬若人過梁必謂臺孰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

者必不必也是非必也同楗與狂之同長也心中自是

往相若也厚惟無所大圜規寫支也方矩見支也倍二

尺與尺但去一端是無同也有閒謂夾之者也閒謂夾

者也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内及及非
齊之及也纑虚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盈無盈
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得二堅異處不相盈相非是
相外也攖尺與尺俱不盡端與端俱盡尺與或盡或不
盡堅白之攖相盡體攖不相盡端仳兩目端而後可次
無厚而厚可法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為法佴然也者民
若法也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辯或謂之牛或
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不若

當犬為欲雞其指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雞之則離之是猶食脯也騷之利害未知也欲而騷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廧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為窮知而縣於欲之理雞脯而非恕也雞指而非愚也所為與不所與為相疑也非謀也已為衣成也治病亡也使令謂謂也不必成濕故也必待所為之成也名物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馬類也若實也

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宇灑謂狗犬命也狗犬舉也叱狗加也知傳受之聞也方不㢓說也身觀焉親也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志行為也聞或告之傳也身觀焉親也見時者體也二者盡也古兵立反中志工正也臧之為宜也非彼必不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必也者可勿疑仗者兩而勿偏為早臺存也病亡也買鬻易也霄盡蕩也順長治也𪚰買化也同二名一實重同也不

外於兼體同也俱處於室合同也有以同類同也異二必異二也不連屬不體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類也同異交得於福家良恕有無也比度多少也免蚓還園去就也鳥折用桐堅柔也劍尤早死生也處室子子母長少也兩絶勝白黒也中央旁也論行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適也身處志往存亡也霍為姓故也賈宜貴賤也諾超城員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援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

執之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彼舉然者以為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五諾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諾若員無直無說用五諾若自然矣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謂四足獸與立鳥與物盡與大小也此然是必

然則俱為麋同名俱鬬不俱二三與鬬也包肝肺子愛也橘茅食與抬也白馬多白視馬不多視白與視也為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為非以人是不為非若為夫勇不為夫為屨以買衣為屨夫與屨也二與一亡不與一在偏去未有文實也而後謂之無文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敷與美謂是則是固美也謂也則是非美無謂則報也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循堅白舉不重不與箴非力之任也為握者之觭倍非智之任也若耳目異木

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爵親行賈四者孰貴麋與霍孰

高麋與霍孰霍蚓與瑟孰瑟偏俱一無變假假必非也

而後假狗假霍也猶氏霍也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也

吉之使智也疑逢為務則士為牛廬者夏寒逢也舉之

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沛從削非巧也若石羽楯也

鬬者之敝也以飲酒若以日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

以已為然也與愚也俱俱一若牛馬四足惟是當牛馬

數牛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若數指指五而

五一長宇徙而有處宇宇南北在且有在莫宇徙久無
堅得白必相盈也在堯善治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
則堯不能治也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景二光夾一光
一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
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於上首蔽上光故成景於下在遠
近有端與於光故景庫內也景日之光反燭人則景在日
與人之間景木杝景短大木正景長小大小於木則景大
於木非獨小也遠近臨正鑒景寡貌能白黒遠近杝正異

於光鑒景當俱就去尒當俱俱用北鑒者之臭於鑒無所不鑒景之臭無數而必過正故同處其體俱然鑒分鑒中之内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而長其直也鑒鑒者近則所鑒大景亦大亦遠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景過正故招負衡木如重焉而不撓極勝重也右校交繩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必捶

權重相若也相衡則本短標長兩加焉重相若則標必
下標得權也挈有力也引無力也不心所挈之止於施
也繩制挈之也若以錐刺之挈長重者下短輕者上上
者愈得下下者愈亡繩直權重相若則心矣收上者愈
喪下者愈得上者權重盡則遂挈兩輪高兩輪為輲車
梯也重其前弦其前載弦其前載弦其軲而縣重於其
前是梯挈且挈則行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劫則下
直杝或害之也沠梯者不得沠直也今也廢尺於平地

重不下無踦也若夫繩之引軲也是猶自舟中引橫也倚倍拒堅𦨯倚焉則不正誰𢿙石絫石耳夾帚者法也方石去地尺閼石於其下縣絲於其上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石挈也絲絶引也未變而名易收也買刀糴相為賈刀輕則糴不貴刀重則糴不易王刀無變糴有變歲變糴則歲變刀若鬻子賈盡也者盡去其以不讐也其所以不讐去則讐缶賈也宜不宜缶欲不欲若敗邦鬻室嫁子無子在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

其生前也不懼今也懼或知是之非此也有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已為然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智論之非智無以也謂所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重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

有不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銜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為一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也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弗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通問者曰子智𩥇乎應之曰𩥇何謂也彼曰𩥇㢮則智之若不問𩥇何謂徑應以

弗智則過且慮必慮問之時若慮長慮有深淺天常中在兵人長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據在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一主所存以問存者五合水土火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木木離木若識麋與魚之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是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於人也且恕人利人愛也則惟恕弗治也損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

若傷麋之無脾也且有損而後益智者若瘧病之之於
瘧也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智久
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我有
若視曰智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
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無若無馬則有
之而後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擢疑無謂也臧也今死
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猶是也且且必然且已必已
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

均也均其絶也莫絶堯霍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視䑋也是以實視人也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所義之實處於古若殆於城門與於臧也狗狗犬也謂之殺犬可若兩䏶使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戈亦使殿不美亦使殿剚沉剚之具也則沉淺非剚淺也若易五之一以楹之摶也見之其於意也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於意也洋然叚椎錐俱事於履可用也成繪履過椎與成椎過繪

厤同過件也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非斱半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為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斱必半毋與非半不可斱也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久有窮無窮正凡無所處而不中縣摶也傴宇不可偏舉宇也進行者先敷近後敷遠行者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民行脩必以久也一方貌盡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也盡貌猶方也物俱然牛狂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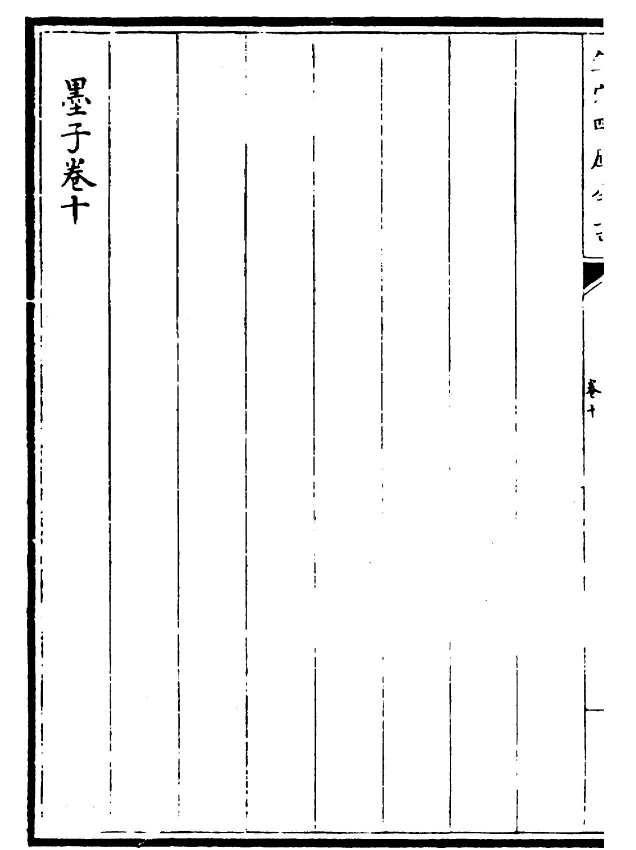
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之與馬不類用牛角馬無角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為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

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也唱無過無所周若粺和無過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功適息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薄聞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也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令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夫名以所明正所不智不以所不智疑所明若以尺度所不智長外親

智也室中說智也以誖不可也出入之言可是不誖則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惟謂是霍可而猶之非夫霍也謂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彼猶惟乎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無南者有窮則可盡無窮則不可盡有窮無窮未可智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未可智人之盈之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愛也誖人若不盈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窮

盡也盡有窮無難不二智其數惡智愛民之盡文也或者遺乎其問也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若不智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無難仁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為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為外內其為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若左目出右目入學也以為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益也是教也以學為無益也教誖論誹誹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誹雖少

誹非也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不誹非已之誹也不非誹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誹也物甚長甚短莫長於是莫短於是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取高下以善不善為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謂上也不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故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於是故文與是不文同說也



墨子卷十

墨子卷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為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臧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

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已以存天下是殺已以利天下於事為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為義非為

義也為暴人語天之為是也而性為暴人歌天之為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執之所為因吾所為也若陳執未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為也暴人為我為天之以人非為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為長厚不為幼薄親厚厚親

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為天下厚禹為禹也為天下厚愛禹乃為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為加於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已已在所愛之中已在所愛愛加於已倫列之愛已愛人也聖人惡疾病不惡危難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聖人不為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聖人不得為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為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興利有厚薄而無倫列之興利為已語

經語經也非白馬馬執駒馬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藏之愛已非為愛已之人也厚不外已愛無厚薄舉已非賢也義利不義害志功為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俔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非殺

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圜之圜與大圜之圜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非其人也富人非為其人也有為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為鬼焉為賞譽利一人非為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未為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為已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

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聖人所先為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

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鮒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為其同也為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拊瀆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

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墻非今日之知墻也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熟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吾特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劒與挺劒異劒以形貌命

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
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
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
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
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
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
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於鼓栗聖人也為天下
也其類在於追迷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其類在

礜石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阬下之鼠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為已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為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虵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畧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

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侔之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

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乘船非乘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

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謂内
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内膠而不鮮也此乃是而不然者
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鬬雞非雞也好鬬雞好雞也
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
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夭非夭也壽夭也有
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世有彼
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無也故焉所謂内膠
外閉與心毋空乎内膠而不鮮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

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
周愛因為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
乘於馬因為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
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為
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為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
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
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
也之馬之目盼則為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

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敺耕柱子曰將敺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敺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曰我亦

以子為足以責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人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

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知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知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於此一

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

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之

意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耕柱

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

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

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

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

子曰果未可知也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為義也人不見而

耶鬼不見而富而子為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者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鬭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鬭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鬭惡有士而無鬭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

人而礜大王是礜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大王之道教也今礜大王是礜天下之所以生也可礜而不礜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壁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壁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

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也而舊者新是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以所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也

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潄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禄甚厚設之於卿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禄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

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茍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為義非避毀就譽去之茍道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為茍啗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

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已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

遂而作者矣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耶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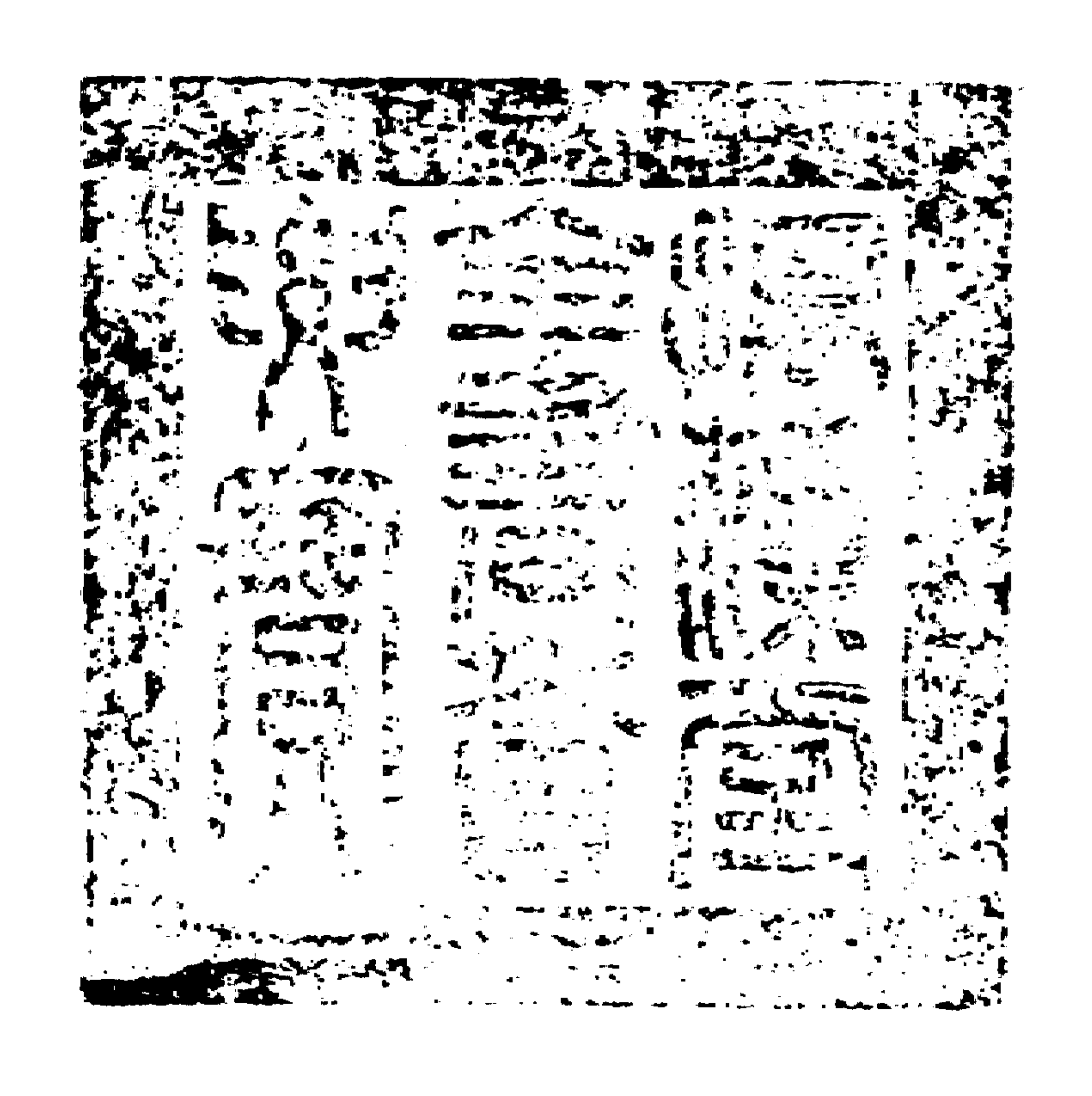
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已十人説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已天下説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已一人不説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説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説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説子亦欲殺子不説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犓豢維人但割而和之食之勝食也見

人之生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智日月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三意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評靈數千不可勝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而視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氂曰我聞子好勇駱滑氂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

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子

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墨子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阮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墨子卷十二至十五



墨子卷十二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即齊過故人謂

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
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
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
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子墨子南游
於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
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
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子墨
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

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税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曽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甞聞湯之説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聦目加明則吾必説而强食之今伊尹之

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

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為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

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之行而常之是蕩口也

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為聖人必去喜去

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為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為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為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黔者墨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墨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墨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

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愼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讎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毁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愼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愠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愠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

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道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

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也墨子仕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

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于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為義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雖有關梁

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信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為財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

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下行者也是圍心而虚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攈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毁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已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鐘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

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為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且子曰君子共已待問焉則言不問

馬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譬若義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知取也今子徧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夫善者寡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一行為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

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

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將舍忽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為天下之聖人關叔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

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用節合焉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為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齰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亦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

義不義無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者聖王皆以鬼神為神明而為禍福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為不神明不能為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亦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為不善之有罰為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

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為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為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為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薾為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僇國為戾虛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

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倮謂撅者不恭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

知豈有以賢于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

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反後坐進復曰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者焉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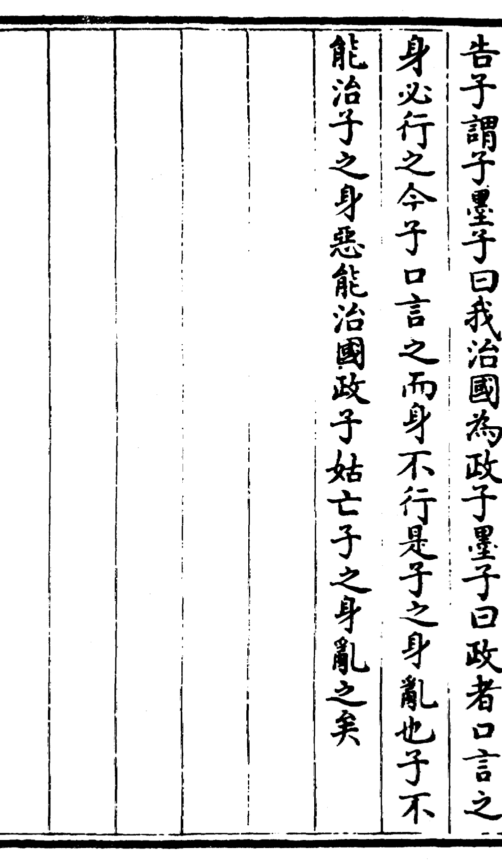
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為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為之謀必不能易矣魚鳥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為神明知能為禍人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徇通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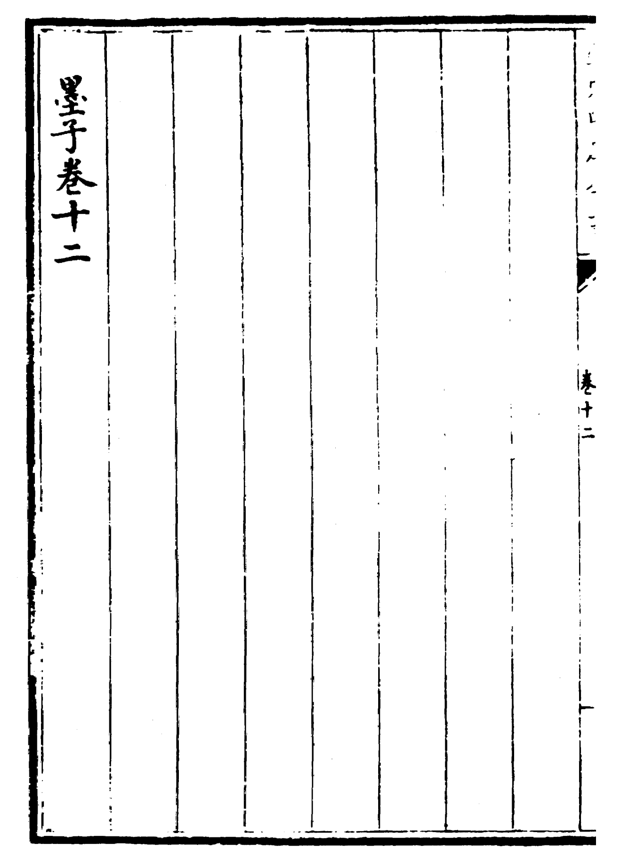
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死亦長子嗜酒而不葬亦四弟曰子與我葬當為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末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為義我亦為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

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吾族人莫之欲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為之福為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得之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

亦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亦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夫哉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為之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

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亦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毀子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為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譬猶跂以為長隱以為廣不可久也


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子之身亂之矣



墨子卷十二

墨子卷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讐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

無可為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
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
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
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
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
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
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
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

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敖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今使魯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

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
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亦不
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
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
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
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
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
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

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鐘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吾多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為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

一都則以為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若此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觧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為之誄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誄者道死人

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静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静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己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慼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

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為賞與為是也釣者之恭非為魚賜也蝟鼠以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糶糴讐則慍也豈不費哉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

子之所謂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饑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披堅執鋭救諸侯之患盛然後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

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説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

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于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為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

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不能以封為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

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藿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家厚於始也有家厚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拑肺之為欲哉今子

處髙爵禄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已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

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為王則生不為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為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為王子閭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

仁也若以王為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為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

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亟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鈎強之備退者鈎之進者強之量其鈎強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鈎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鈎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鈎強賢於子舟戰之鈎強我鈎強我鈎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鈎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

雖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鈎而止人人亦鈎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鈎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鈎強賢子舟戰之鈎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翟之為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

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子予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

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弊轝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

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兎狐狸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

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固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絶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内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墨子卷十三

墨子卷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為之奈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傅轒轀軒車服問守此十二者奈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

推衆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為縣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為之兩相如門扇數令相接三寸施士扇上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塹長以力為度塹之末為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幕孔孜之各為二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救車

火為烟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為棧塗之持水麻升草盆救之門扇薄植皆鑿半尺一寸一豫弋弋長二寸見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各一垂水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錮以錮金若鐵鍱之門關再重鍱之以鐵必堅梳關關二尺梳關一莧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及視關人桓淺深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城上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尺辟長六尺二步一荅廣九尺表十二尺

二步置連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二步一木弩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為矢節毋以竹箭楛趙搜榆可益求齊鐵夫播以射衙及櫳樅二步積石石重中鈞以上者五百枚毋百以亢疾犁壁皆可善方二步積苙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罌盛水有奚奚大蠡容一斗伍步積狗屍五百枚狗屍長三尺喪以弟瓮亦端堅約弋十步積摶大二圍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有鐵鐕容石以上者一戒以為湯及

持沙毋下千石三十步置坐候樓樓出於堞四尺廣三尺廣四尺板周三面密傳之夏葢亦上五十步一藉車必為鐵纂五十步一井屏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尚必為關籥守之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百步一櫳樅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三尺亦上稱議衰殺之百步一木樓樓廣前面九尺高七尺樓軥居坫出城十二尺百步再再十甕以木為繫連水器容四斗到六什者百百步一積

雜秆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為櫓櫓廣四尺高八尺為衝術百步為幽牘廣三尺高四尺者千二百步一立樓城中廣二丈五尺二長二丈出樞五尺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為使鬬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陛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唐各六尺城上四隅童異高五尺四尉舍焉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貍三尺去堞五寸夫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寸夫兩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貍渠鑿坎覆以瓦冬日以

馬夫寒皆待命若以瓦為坎城上千步一表長丈棄水者操表搖之五五十步一廁與下同圂之廁者不得操城上三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城上五十步一道陛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樓𢱧𢱧勇勇必重士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渠之為樓加藉幕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城下州道內百步一積藉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城上十人一什長屬一吏士一帛尉百步一亭高垣丈四

尺厚四尺為閨門兩扇令各可以自閉亭尉尉必取有
序忠信可任事者二舍共一井爨灰康粃杯馬夫皆謹
收藏之城上之備渠譫藉車行棧行樓到頡皐連挺長
斧長椎長玆距飛衝縣批屈樓五十步一堞下為爵內
三尺而一為薪皐二圍長四尺半必有潔瓦石重二升
以上上城上涉五十步一積竈置鐵錯馬與涉同處木
大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卞本名曰長從五十步三
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後使辛急為壘壁以益瓦後

之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為高磨𢶅使重室子居亓上候適視亓能狀與亓進左右所移處失候斬適人為內而來我亟使穴師選本迎而穴之為之且內弩以應之民室杵木瓦石可以益城之備者盡上之不從令者斬昔築七尺一居屬五步一壘五築有銻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鎌柄長八尺十步一鬬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亦兩端三步一凡守圍城之法厚以

高壕也深以廣樓撕揗守備繕利薪食足以交三月以
上人衆以選吏尺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
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
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
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城
下里中家人各葆亦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衆葆離
鄉老弱國中及也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唯
勿燒寇在城下時換吏卒署而毋換亦養養毋得上城

寇在城下牧諸盆甕耕積之城下百步一積積五百城門內不得有室為周官桓吏四尺為傀行棧內閈二關一堞除城場外去池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壊代除去之寇所從來若眤道傒近若城場皆為扈樓立竹箭天中守堂下為大樓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時召三老左葆官中者與計事得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問穴士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為高樓以謹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

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百人城下樓本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圉宕馮面而蛾傅之主人則先之知主人利客適客攻以遂十萬物之衆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百步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人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千人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使老小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城持

出必為明塡令吏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塡章從人非亦故人乃亦稹章也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卒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之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人適人為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急壍城內內亦土直之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傅城足高地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為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鞈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

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令陶者為月明長二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中偃一覆一柱之外善周塗亦傳柱者勿燒柱者勿燒柱善塗亦竇際勿令泄兩旁皆如此與內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疾亦中勿滿疾康長五竇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為竈令如窯令容七八員艾左右竇皆如此竈用四橐穴且愚以頡皋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習橐事者勿令離竈口連版以穴高下廣陝為度令穴者與版俱前鑿亦版令容矛參分亦

疏數令可以救竇穴則遇以攸當之以予救竇勿令塞
竇竇則塞弓版而郄過一竇而塞之鑿亦竇通亦煙煙
通疾鼓橐以熏之徒穴內聽穴左右急絶亦前勿令得
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內士之
攻敗矣斬艾與此長尺乃置窯竈中先壘窯壁迎穴為
連鑿井傅城足三丈一視外之廣陜而為鑿井慎勿失
城卑內高從內難鑿井城上為三四井內新甀井中伏
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為頡皐必

以堅杖為夫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皐衡之

濯以不潔十餘石趣狀此井中置艾亦上七分盆蓋井

口毋令煙上泄旁亦橐口疾鼓之以車輪轀一束樵梁

麻索塗中以束之鐵鎖縣正當寇内口鐵鎖長三丈端

環一端鉤鼠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間也尺二尺一柱柱

下傅舄二柱共一員十一兩柱同質横員士柱大二圍

半必固亦員士無柱與柱交者穴二窯皆為穴月屋為

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水塞穴門以車兩走為蓝塗亦

上以穴高下廣陜為度令人穴中四五尺維置之當內者客爭伏門轉而塞之為窯各三員丈者令亦突人伏付突一旁以二禀守之勿離內予以鐵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二予內去實尺邪鑿之上穴當心亦予長七尺穴中為環利率穴二鑿井城上俟亦身井且通居版上而鑿亦一徧已而移版鑿一徧頡皐為兩夫而旁貍亦植而敎鈎亦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城上為爵穴下堞三尺廣亦外五步一爵穴大容苴高

者六尺下者三尺疏數自適為之塞外塹去格七尺為

縣梁城筵陝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聾竈入壇

皆以五節冠在城下聞鼓音燔苣復鼓內苣爵穴中照

外。耤車皆鐵什耤車之柱長丈七尺亦貍者四尺夫

長。以上至三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試耤車之

力而　之困矢四分之三在上耤車夫長三尺四二三

在上臣　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

以下不　困以大車輪耤車桓長丈二尺半諸耤車

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寇闉池來為作水甬深四尺堅慕貍之十尺一覆以月而待令以木大圍長二尺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亦中而合慕之而以藉車投之為疾犁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涿代代長七寸我間六寸剡亦未狗走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大耳施之子

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為十挈五人之所舉為五挈凡輕重以挈為人數為薪樵挈壯者有挈者弱有挈皆稱亦任凡挈輕重所為吏人各得

亦任城中無食則為大殺去城門五步大壍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施賊亦中上為發梁而機巧之比傅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踰越而出佻且比適人遂人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

備高臨第五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敵人積土為高以臨吾城薪土俱上以為羊黔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子門羊黔者將之拙者也足以勞本不足

以害城守為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行城二十尺強弩之技機藉之奇器之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矣臨以連弩之車材大方一方一尺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輪居筐中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植左右有衡植衡植左右皆圜內內徑四寸左右縳弩皆於植以弦鉤弦至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筐齊筐高八尺弩軸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一石三十斤引弦鹿長奴筐大三圍半左右有鉤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鉤距臂

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横臂齊筐外蚤尺五寸有距傳六寸厚三寸長如筐有儀有詘勝可上下為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矢長十尺以繩矢端如如戈射以磨鹿卷收矢高弩臂三尺用弩無數出人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主此車遂具寇為高樓以射道城上以荅羅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給

使不敢問欲子墨子其哀之及管酒槐脯寄于大山昧
葇坐之以樵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子墨子曰亦何欲乎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亡姑亡古亦
有術者內不親民外不約治以少間衆以弱輕強身死
國亡為天下笑子亦慎之恐為身薑禽子再拜頓首願
遂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煙資吾池軍卒並進雲梯
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上吾城為之奈何子墨子
曰問雲梯之邪雲梯者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守為行城

雜樓相見以環亦中以適廣陝為度環中藉幕毋廣亦處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去為爵穴煇鼠施荅亦外機衝錢城廣與隊等雜亦閒以鐫劒持衝十人執劒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目視以撥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彼機藉之城上繫下矢石沙灰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為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守為行堞堞高高六尺而一等施劒亦面

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蒺
藜投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外去城十尺裾厚十
尺伐裾小大盡本斷之以十尺為傳雜而深埋之堅築
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鬲鬲厚十尺殺有兩門
門廣五尺裾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而直
桀縣火四尺一鉤樴五步一竈門有爐炭令適人盡入
煇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亦廣終隊兩載之間載
之門一火皆立而持鼓而撚火即具發之適人除火而

而復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吾死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施休夜半城上四面鼓譟適人必或有此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為服以號相得若也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第五十八

城内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徧下令耳亦内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置則瓦井中視

外水深丈以上鑿城内水耳竝船以為十臨臨三十人人擅弩計四有方必善以船為轀轒二十舡為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舡亦二十人人擅有方劒甲鞮瞀十人擅苗先養材士為異舍食亦父母妻子以為質視水可決以臨轒轀決外隄城上為射𢵤疾佐之

備突第六十一

城百步一突門突門各為窯竈竇入門四五尺為亦門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

木束之塗亦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狹令之入門中四五尺置窯竈門旁為槖充竈狀柴艾寇即入下輔而塞之鼓槖而熏之

備穴第六十二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城壞或中人大鋋前長尺蚤長五寸兩鋋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兌亦兩末穴隊若衝隊必審如攻隊之廣狹而令雅穿亦穴令亦廣必夷客隊疏束

樹木令足以為柴摶毋前面樹長丈七尺一以為外面以柴摶從横施之外面以强塗毋令土漏令亦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之以急為故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為堞善塗亦外令毋可燒拔也大城丈五為閨門廣四尺為郭門郭門在外為衡以兩木當門鑿亦木維敷上堞為斬縣梁酧穿斷城以板橋邪穿外以板次之倚殺如城報城内有傳壞因以内壞為外鑿亦間深丈五尺室以樵可燒之以

待適令耳屬城為再重樓下鑿城外堞内深丈五廣丈二樓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治裾諸延堞高六尺部廣四尺皆為兵弩簡格轉射機機長六尺狸一尺兩杖合而為之轀轀長二尺中鑿夫之為道臂臂長至桓二十步一令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為通舄下高丈上九尺廣長各丈六尺皆為寧三十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八尺鑿廣三尺表二尺為寧城上為攢火夫長以城高

下為度置火亦未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皆積參石蒺藜渠長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尺亦貍者三尺樹渠毋堞堞三尺藉莫長八尺廣七尺亦木也廣五尺中藉苴為之橋索亦端適攻一令人下上之勿離城上二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此數城上三十步一
聾竈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十步一柄長八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敝裕新布長六尺中拙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為箭城上十步一鈂水瓶容三石以上

小大相雜盆蠡各二財為卒乾飯人二斗以備陰雨面
使積燥處令使守為城內堞外行餐置器備殺沙礫鐵
皆為坏斗令陶者為薄瓶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取
用三秘合束堅為斗城上隔棧高二剡亦一未為閨門
閨門兩扇令可以各自閉也救閨池者以火與爭鼓橐
馮埴外內以柴為燔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一人
居柴內弩弩半為狗犀者環之牆七步而一寇至吾城
急非常也謹備穴穴疑有應寇急穴穴未得慎毋追凡

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
步下三尺十步擁穴左右横行廣廣各十尺殺俚兩罌
深平城置板亦上瞯板以井聽五步一密用桀若松為
穴戶戶穴有兩蒺藜皆長極亦戶戶為環壘石外墫高
七尺加堞亦上勿為陛與石以縣陛上下出入具鑪橐
橐以牛皮鑪有兩缻以橋鼓之百十每亦熏四十什然
炭杜之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穴高
若下不至吾穴即以伯鑿而求通之穴中與適人遇則

皆圜而毋逐且戰址以須鑪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壅穴殺有佩佩為之户及關籥獨順得往來行亦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五十人攻内為傳士之口受參約枲繩以牛亦下可提而與投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為大廡一藏穴具亦中難穴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什斬亦穴深到介難近穴為鐵鈇金與扶林長四尺財自足客即穴亦穴而應之為鐵鉤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徹以鉤客穴者為矩戟短弩虽矢自足穴徹以鬭

以金劍為難長五尺為銎木杘杘有慮枚以左客穴戒持罌客三十斤以上貍穴中丈一以聽穴者聲為穴高八尺廣善為傳置具全牛交槀皮及坛衛穴二蓋陳靃及艾穴徹熏之以斧斤為斫杘長三尺衛穴四為壘衛穴四十屬四為斤斧鋸鑿钁財自足為鐵校衛穴四為中櫓高十丈半廣四尺為横穴八櫓盖具槀枲財自足以燭穴中蓋持醯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以盆盛醯置穴中丈盆毋少四斗即熏以自臨醯上及以洒

目

備蛾傳第六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敵人強弱遂以傳城後上先斷以為法程斬城為基掘下為室前止不止後射既疾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傳之守邪蛾傳者將之忿者也守為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擢之太氾迫之燒荅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傳之攻敗矣備蛾傳為縣脾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尺高五尺而折為下磨車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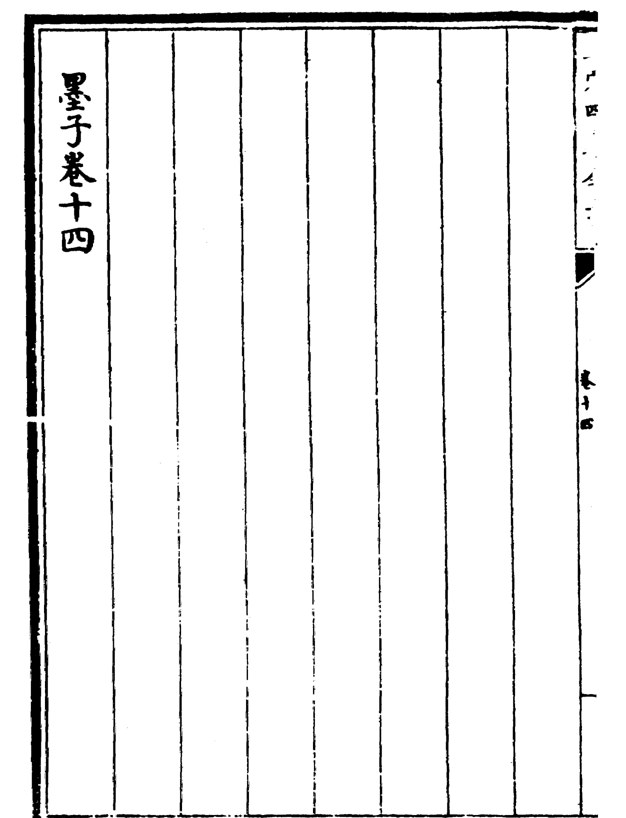
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方刃其兩端居縣脾中以鐵鏁敷縣二脾上衡為之機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離施縣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為纍荅廣從文各二尺以木為上衡以麻索大徧之深其索塗中為鐵鏁鉤其兩端之縣客則蛾傳城燒荅以覆之連筳抄大皆救之以車兩走軸間廣大以圍犯之融其兩端以束輪徧徧塗其上室中以榆若蒸以棘為旁命曰火捽一曰傳湯以當隊客則乘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令勇

士隨而擊之以為勇士前行城上輒塞壞城城下足為
下說鐃戎長五尺大圍半以上皆剡其末為五行行間
廣三尺狸三尺大耳樹之為連殳長五尺大十尺挺長
二尺大六寸索長二尺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柄
長六尺刃必利皆舁其一後答廣丈二尺丈六尺垂前
衡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著其後行中央木
繩一長二丈六尺答樓不會者以牒塞數暴乾答為格
令風上下堞惡疑壞者先狸木十尺一枚一節壞斲植

以押慮盧薄於木盧薄表八尺廣七寸經尺一數施一擊而下之為上下釫而斲之經一鈞禾樓羅石縣荅植內毋植外杜格貍四尺高者十尺木長短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為前行行棧縣荅隅為樓樓必曲裏土五步一毋甘二十罌爵穴十尺一下壤三尺廣其外轉牖城上樓及散與池革盆若轉攻卒擊其後煖失治車革火凡殺蛾傳而攻者之法置薄城外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操之法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為斷離而深狸

堅築之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有壥厚十尺殺有兩門
廣五步薄門板梯狸之築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搗
縣大四尺一椅五步一竈竈門有鑪炭傳令敵人盡人
火燒門縣火次之載而立其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皆
立而侍鼓音而燃即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縣火復
下敵人甚病敵引哭而榆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
遺師令貴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
而入因素出兵將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敵之必

或破軍殺將以衣為服以號相得



墨子卷十四

墨子卷十五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

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從外宅諸名大祠靈巫或禱焉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長具藥宮之善為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請守守獨智巫卜望之氣請而已

其出入為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斷罪不赦望氣舍近守官牧賢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舉屠酤者置厨給事弟之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葆循溝防築薦通塗脩城百官共財百工即事司馬視城脩卒伍設守門三人掌右閹二人掌左閹四人掌閉百甲坐之城止步一甲一戟其賛三人五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士皆有職城之外

矢之所還壊其牆無以為客菌三十里之内薪蒸水皆入内狗彘豚雞食其宍歛其骸以為醢腹病者以起城之内薪蒸廬室矢之所還皆為之涂菌令命昏緯狗纂馬掔緯静夜聞鼓聲而譟所以閹客之氣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譟則民不疾矣祝史乃告於望四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公素服誓於太廟曰其人為不道不脩義詳唯乃是王曰于必懐亡爾社稷滅爾百姓二參子尚夜自厦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既誓

公乃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鼓于門右置旗左置旌于隅練名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挨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發弓弩繼之校自門左先以揮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甑

旗幟第六十九

守城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薪樵為黄旗石為白旗水為黑旗食為菌旗死士為倉英之旗竟士為雩旗多

卒為雙兔之旗五尺男子為童旗女子為梯末之旗弩為狗旗戟為旌旗劒盾為羽旗車為龍旗騎為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為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凡守城之法后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萑葦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重質有居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貞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慎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為幟竿長二丈

五帛長丈五廣半幅者大寇傳攻前池外廉城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鼓四舉二幟到藩鼓五舉三幟到馮垣鼓六舉四幟到女垣鼓七舉五幟到大城鼓八舉六幟乘大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幟如進數而無鼓城爲隆長五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在他於左肩中軍置之胷各一鼓

中軍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
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應鼓主者斬道廣三十步於城
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甕於道之外為屏三十步而
為之圂高丈為民圂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者必
為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城中
吏卒民男女皆衍異衣章微令男女可知諸守牲格者
三出卻適守以令召賜食前予大旗署百戶邑若他人
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牲格內廣二

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為度靳卒中教解前後左
右卒勞者更休之

號令第七十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則
勞而無功人亦為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民多
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公
王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苦者舉其
守卒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

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少食無大屋草蓋少用乘多財民好食為內堞內行棧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為舍道內各當其隔部養十二人為符者曰養吏一人辯護諸門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留心其旁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必郭近之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凡守城者以亟傷敵為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

之至明於守數也不能此乃能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令盡召五官及百長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府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為故乃傳城守城將營無下三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并守他門他門之上必夾為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室子五十步一擊因城中里為八部部一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衝術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

及會計者分之以為四部部一長以苛往來不以時行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為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伯長以上輒止之以聞大將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上皆遝父母妻子同産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

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徇而所以備姦也里缶與皆守宿里門吏行其部至里門缶與開門内吏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閒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為外心罪車裂缶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之除又賞之黄金人二鎰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火為井火突高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為事者車裂五人不得斬

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讙譁及離守絶巷救火者斬其正
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部吏亟令人謁之
大將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斬諸女
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為亂事者
如法圍城之重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讙囂三
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
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駮言語及非令也而
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五人踰城歸敵伍

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産皆車裂先覺之除當術需敵離地斬五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鬬却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鬬者隊二人賜上奉而勝圍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為關内侯輔將如令賜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豪傑與計堅者守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女子賜錢伍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無有所與

不租稅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勇敢為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戮門尉晝三閱之莫鼓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逋者名鋪食皆於署不得外食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志意顏色使令言語之請及上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不悅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日斷之衝之若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誡之諸門下朝夕立若

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佸有功有能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一諸人士外使者來必合有以執將出而還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為人下者常司上之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隨客卒守主人及以為守衛主人亦守客卒城中戍卒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録其署同邑者勿令共所守與階門吏為符符合人勞符不合牧守言若上城者衣服他不如令者宿鼓在守

大門中莫令騎若使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毚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行者斷必擊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吏各人請籥開門已輒復上籥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雜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人隨省其可行不行號夕有號失號斷為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

黄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為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牧以屬都司空若候候以聞守不牧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以令為除死罪二人城旦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妻子悉舉民室材木凡若藺石數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也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伍而先知他

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内守任令丞尉亡得
入當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
尉免以卒戍諸取當者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
粟米以貿易凡器者卒以賈予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
不在縣中而欲為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
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諸可
以便事者函以疏傳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函為傳言
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

居大夫重厚口數多少宮府城下吏卒民皆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燔曼延燔人斷諸以衆彊凌弱少及強姧人婦女以讙譁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符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廷言請問其所使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爲召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閭令厲繕夫爲荅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羽在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

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閭者失苛心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著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壹發席蓐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視病有瘳輒造事上詐為自賊傷以辟事者族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傷家臨戶

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守以令益邑中豪傑力鬬諸
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
圍罷主凾發使者往勞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禄守
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
左右若欲以城為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
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里中家人皆相保若城上之數
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乃他伍
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

旌者斷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不
城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讙呼者斷總失者斷譽
客內毁者斷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
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鄰守必自謀其先後非其署而
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行
請謁及爲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
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無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
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譽敵少以爲衆亂

以為治敵攻拙以為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譽外示內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摻太守之節而使者守人臨城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為之解之守必自異其入而藉之孤之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城為外謀者三族有能得若捕告

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之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必尊寵之若貧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宮而善周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其飲

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愼勿相盜葆宮之牆必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瓦釜墻上門有吏主者門里筦閉必須太守之節葆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牆門閨者非令衛司馬門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守獨知其請而已無與望氣妄為不善言驚恐民斷勿赦度食不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

數為期其在尊害吏與雜訾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

觖得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三牧粟米布錢金出內畜產

皆為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

之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欲為吏者許之其不欲為

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禄若贖土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

許之其受構賞者令葆官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上者

皆倍其爵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

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百石出粟米有期日過期

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愼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守入城先以候為始得輒宮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候者為異宮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候來若復就閒守宮三難外環隅為之樓內環為樓樓入葆宮丈五尺為復道葆不得有室三日一發席蓐冪視之布茅宮中厚三尺以上發候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資之必重發候為養其親若妻子為異舍無與員同所給食之酒肉

遣他候奉資之如前候反相參審信厚賜之候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為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其不欲為吏而欲受構賞祿皆如前有能入深至主國者問之審信賞之倍他候其不欲受賞而欲為利者許之三石之候扞士受賞賜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士候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北至城者三表與城上烽燧相望晝則舉烽

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產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無厭建候者曹無過三百人日暮出之為微職空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可迹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遮坐郭門之外內立其表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多無知可也節有驚見寇越陳表城上以麾指之迹坐擊缶期以戰備從麾所指望舉一垂入竟舉二垂押郭舉三垂入郭舉四

垂狎城舉五垂夜以火皆如此去郭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無可得汲也外空窒盡發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内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各其記取之事爲之券書其枚數當遂枚木不能盡内既燒之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則從淫之法其罪射務色謾䍜淫囂不静當路尼衆舍事後就踰時不寧其罪射讙囂駴衆其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

弊騏軍中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鬬其衆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聞誓令代之服罪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謁者侍令門外為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門下謁者一長守數令人中視其亡者以督門尉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生二人

夾散門外坐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者名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順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術衢置屯道各垣其兩旁高丈為埤院立初雞足置夾挾視葆食而扎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節不法正請之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高臨里中樓一鼓聾竈即有物故鼓吏至而正

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廁廁與上同圂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令杼廁利之

雜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薪土俱上以為羊坽積土為高以臨民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坽守邪羊坽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坽之政遠攻則遠害近城則近害不至城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為柱後望以

固厲吾銳卒慎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輕云養勇高奮民心百倍百執數少乃不殆作士不休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衝雲梯臨之法必廣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椁之左百步右百步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銳卒慎無使顧賞審行罰以靜為故從之以急無使主慮恚瘱高憤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不乃急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具理者三尺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

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傳葉五寸梯渠十丈一梯渠荅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荅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甚害者為築三亭亭三隅織女之令能相救諸距阜山林溝瀆丘陵阡陌郭門若閻術可要塞及為微職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小大調處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者許之外宅粟米畜産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則使積門内候無過五十寇至隨葉去唯弇逮

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為置平賈與主劵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鈞其分職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強弱有數天下事具矣築郵亭者圜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為辟梯梯兩臂長三尺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槧再雜為縣梁聾竈亭一鼓寇烽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正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又屬之言寇所從來者少多旦弁還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寇舉一烽入境舉二烽

射妻舉三烽一藍郭會舉四烽二藍城會舉五烽五藍夜以火如此數守烽者事急日暮出之令皆為𢼸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候出置田表斥坐郭内外立旗幟卒半在内令多少無可知即有驚舉孔表見寇舉牧表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旗旗以備戰從麾所指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女子亟走入即見放到傳到城正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守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為所為其曹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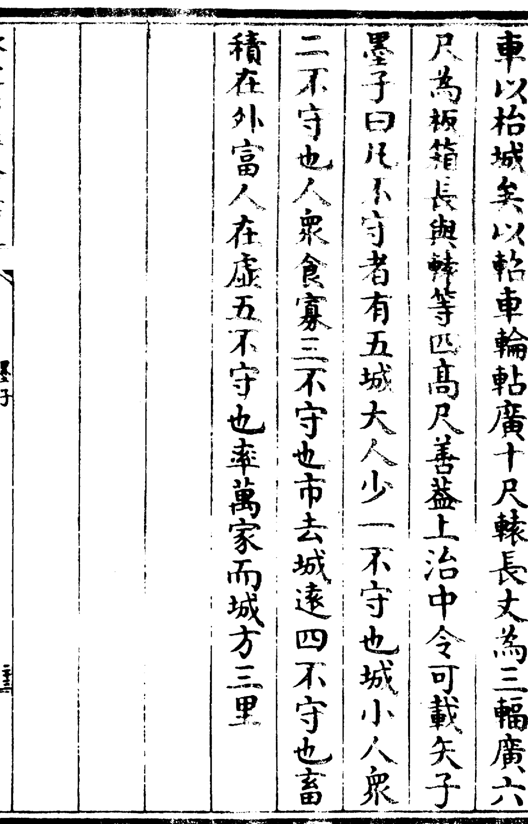
鼓望見寇鼓傳到城止升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四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升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三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寇近亟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寇薄發屋伐木雖有請

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當隊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積木各以長短小大惡美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為闌鼻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候二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為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趣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

其人坐其下吏曰五閒之上遹者名池水麃有要有害必為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牆外水中為竹箭箭尺廣二步箭於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麃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袤丈二尺隊有急極急發其近者往佐其次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劒驗之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摻者名百步一隊閤通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為築墉墉善其上先行德計謀合

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卒歌以為度用人少易守取疏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不為常令邊縣豫種畜芫芸烏喙祩葉外宅溝井可窴塞不可置此其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令皆鑿而類竅之各為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雞狗烏鴈收其皮革筋角脂䐉羽彘皆剥之吏樿桐㫗為鐵錍厚簡為衡枉事急卒不可遠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若

治城元本空為擊三隅之重五斤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筏塗茅屋若積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內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門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民相惡若議吏吏所解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眺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為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藺石厲矢諸林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為解



車以枱城矣以軲車輪軲廣十尺轅長丈為三輻廣六尺為板箱長與轅等四高尺善蓋上治中令可載矢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城小人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萬家而城方三里

墨子卷十五